

選事故人文

冊 上

編法爲洪

行發局書新北海上

導言

治中國文學，是要了解中國文學之史的變遷，以及各個文人之生活環境等等。但是根據編者過去的經驗，在中學做學生，在大學做學生，教師或教授教我中國文學史的時候，對於中國文學之史的變遷，雖屬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畢竟還講講。而對於各個文人之生活環境等等，則很少講到的。因此，使受教的人對於各個文人，只是像「錄鬼簿」一樣的勉強記着一些人名，地名，以及官名等等，却沒有一點深刻鮮明的印像。

✱

✱

✱

✱

自己做學生，覺察出人家的缺憾，到了自己做先生，就該彌補人

家的缺憾。於是在平日看書的時候，關於文人們的遺聞軼事，隨手鈔錄下來，積日既久，所得便多。在忝擁皋比教別人中國文學史的時候，也就分別講給別人聽，以爲了解各個文人之生活環境等等的參考。結果，似乎使聽的人增加了不少的興趣。因而自己搜集的興趣也爲之提高，所得更多了。

※

※

※

※

編者原是一個餬口四方的人，這搜集得的文人們之遺聞軼事也就隨着飄流南北，祇是像滾雪球一樣的愈滾愈大，就沒有時間來整理，去年來到上海，北新趙景深兄恰巧要編者爲北新編一冊中國文人故事，於是才於吞咽粉筆灰之餘暇，將舊稿着手整理。因爲規定在十萬字左右，自然只有「選」，選一部分出來。

※

※

※

※

全書須有註釋，必要時也得有點考訂，又只十萬字左右，在『選』的時候，遂煞費躊躇。有些文人，雖然著名，而其一生生活却比較平淡，無甚值得特別令人注意的故事，結果只有暫時不提。又有些文人，有極多的故事，而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不高，勢非這書所能容納，結果也只有暫時不提。還有許多文人，地位不低，故事也有，因了別人佔去地位，編好又抽下，結果惟有暫時委曲他們一下。更有些文人，故事極多，容納不了，因了怕過佔別人的地位，去掉一些，結果也暫時委曲他們一下。因此，在本書中每個被談到的文人，至少有一則故事，最多的也只有十餘則故事。而每個人又都是在文學史上有相當地位，治中國文學的人都應知道的。

每則故事，採自何書，一律註明，原文也不更易。或採自正史，或採自筆記小說，或採自詩話詞話，但求其敘述生動而簡潔，不一定用載此故事之最初書籍。譬如有些故事原出世說新語，而編者改用晉書南北史上所記載的，便是根據此種自定的原則。而註釋方面，因為是預備中學生也看，有時也不嫌瑣屑了。

※

※

※

※

此書既成，編者深感不安的，則在於遷就十萬字左右之規定，不能盡量容納許多暫時被遺棄的文人和他們的故事。若是讀者有興趣，而編者也有餘暇，當再續輯續編，以求此心之所安。

※

※

※

※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編者負此大好春光，獨自回到綠楊城郭一斗室中了此文債，中心惘然。

二十三年四月爲法記於揚州。

文人故事選上冊目次

第一輯 先秦漢魏

屈原（以上戰國楚）	一
賈誼	三
司馬相如	五
董仲舒	一三
東方朔	一四
朱買臣	一八
終軍	二一
揚雄	二三

目次

張衡	二五
蔡邕	二七
邊韶	三〇
趙壹	三二
孔融	三四
曹操	四〇
蔡琰	四五
禰衡	四七
楊脩（以上漢）	五二
劉楨	五七
陳琳	五九
王粲	六〇

第二輯 晉南北朝

丁儀·····	六二	陸機·····	九二
曹丕·····	六三	陸雲·····	九四
曹植·····	六六	謝道韞·····	九六
阮籍·····	七〇	劉琨·····	九九
嵇康（以上魏）·····	七六	郭璞·····	一〇〇
		袁宏·····	一〇二
		陶潛（以上晉）·····	一〇五
劉伶·····	七九	蘇蕙（以上前秦）·····	一〇九
左思·····	八一	顏延之·····	一一〇
石崇·····	八三	謝靈運·····	一一二
潘岳·····	八八	謝莊·····	一一四
張翰·····	九〇	鮑照（以上宋）·····	一一六

第三輯 唐五代

謝朓·····	一一八
王融（以上南齊）·····	一一九
沈約·····	一二一
劉勰·····	一二三
江淹·····	一二四
范雲·····	一二五
王筠（以上梁）·····	一二七
庾信（以上北周）·····	一二八
江總（以上陳）·····	一二九
王勃·····	一三一

楊炯·····	一三二
盧照隣·····	一三四
駱賓王·····	一三六
杜審言·····	一三七
沈佺期·····	一三八
宋之問·····	一三九
陳子昂·····	一四二
劉希夷·····	一四三
崔顥·····	一四四
孟浩然·····	一四五
王維·····	一四七
李白·····	一五〇

文人故事選

簡

蕭穎士·····	一五三	賈島·····	一七七
杜甫·····	一五五	張祐·····	一八二
李華·····	一五七	李賀·····	一八五
王昌齡·····	一五八	杜牧·····	一八八
戎昱·····	一五九	李翱·····	一九一
王之渙·····	一六一	李益·····	一九二
孟郊·····	一六四	溫庭筠·····	一九四
韓愈·····	一六五	李商隱·····	一九六
白居易·····	一六八	陸龜蒙·····	一九七
劉禹錫·····	一七〇	皮日休·····	一九八
柳宗元·····	一七二	司空圖（以上唐）·····	一九九
皇甫湜·····	一七四		

屈原（西元前243—280）

——名平，別號靈均。——

（一）

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原。屈原疾王聽之不聰也，諛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司馬遷：史記卷八十四屈原

傳)

●謂上官靳尚也。

(一一)

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同前)

●頃襄王爲懷王長子，子蘭爲懷王幼子，因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屈原勸其不行，而子蘭以爲不可絕秦歡，力勸其行。及懷王行，秦遂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

聽，亡走趙，趙不納，復之秦，竟死於秦，故楚人及屈原均咎子蘭也。●懷沙爲屈

原所作九章之一。●續齊諧記謂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

賈誼

西元前300—168

——雒陽人。——

(一)

文帝召以誼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

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誼爲長沙王太傅④。誼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⑤。……後歲餘，誼微見。孝文帝方受釐⑥，坐宣室⑦，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⑧。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誼爲梁懷王⑨太傅。……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誼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誼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司馬遷：史記卷八十四賈誼傳）

●顏師古後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注：「謂有詔令出下及遺議事。」●悅●史記

正義謂：「絳灌，周勃灌嬰也；東陽侯張敖如；馮參時爲御史大夫。」應劭風俗通謂：「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爲長沙太傅。」說與此異、

④史記索隱謂：「館爲傳，是吳芮之玄孫秦襲長沙王之時也，非景帝之子長沙王發也。」⑤同譌。⑥館有弔屈原文，蓋以自喻被讒放逐也。⑦史記集解謂：「徐廣曰：祭祀福胙也。駟案：如淳曰，漢唯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僖。」顏師古注謂：「禘，福也，借釐字爲之耳，言受神之福也。」⑧史記集解謂：「蘇林曰：未央前正室。」⑨顏師古注謂：「漸促近館，聽說其言也。」⑩名揖，文帝少子。

司馬相如（西元前179—117）

——字長卿，蜀郡成都人。——

（一）

相如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

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

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着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司馬遷：史記卷一百十七司馬相如傳）

●名武，文帝之子。

●西漢書卷五十七上司馬相如傳作「長卿久宦遊，不遂而困，

來過我！」遂，達也。

③史記索隱謂：「案：臨邛郭下之亭也。」

④詐也。

⑤顏

師古前漢書司馬相如傳注謂：「程鄭亦人名，言其家富亞王孫也。」

⑥顏師古注謂：

「皆傾慕其風采也。」

⑦進也。

⑧史記索隱謂：「案：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

皆曲引也。此言鼓一再行，謂一兩曲。」

⑨史記索隱謂：「張揖云；挑，嬈也，

以琴中嬈之。挑，音徒了反，嬈，音如了反。其詩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遊遨四海求

其皇。有一艷女在此堂，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由交接爲鴛鴦！又曰：鳳兮鳳兮從皇

棲，得托子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必和諧，中夜相從別有誰？」

顏師古注謂：「寄心於

琴聲以挑動之也。」

⑩顏師古注謂：「悅其人而好其音也。」

⑪顏師古注謂：

「當謂對偶也。」

⑫西京雜記第二載：「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

所著鸛鵒裘就市人陽昌賣酒，與文君爲僮。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

以衣裘賣酒！遂相與謀，成都賣酒。」

⑬顏師古注謂：「賣酒之處，累土爲廬，以

居酒甕，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廬，故名廬耳。而俗之學者，皆謂當廬爲對溫酒